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今古奇观

◆抱瓮老人 著



華齡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今古奇观

(下)

抱瓮老人 著

 华龄出版社

目 录

序	(1)
第 一 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
第 二 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10)
第 三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22)
第 四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37)
第 五 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45)
第 六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58)
第 七 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69)
第 八 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100)
第 九 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117)
第 十 卷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133)
第 十 一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147)
第 十 二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156)
第 十 三 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162)
第 十 四 卷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186)
第 十 五 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202)
第 十 六 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226)
第 十 七 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248)
第 十 八 卷 刘元普双生贵子	(259)
第 十 九 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281)
第 二 十 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290)
第 二 十 一 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299)
第 二 十 二 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307)
第 二 十 三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17)
第 二 十 四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343)
第 二 十 五 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360)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报仇·····	(376)
第二十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396)
第二十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414)
第二十九卷	怀私怨狠仆告主·····	(434)
第三十卷	念亲恩孝女藏儿·····	(449)
第三十一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460)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469)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477)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486)
第三十五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508)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岁朝天·····	(524)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538)
第三十八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子·····	(551)
第三十九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569)
第四十卷	逞多财白丁横带·····	(581)

第二十一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买只牛儿学种田，结间茅屋向林泉，
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
为利为官终幻客，能诗能酒总神仙。
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

这八句诗乃是达者之言，末句说：“老去文章不值钱”，这一句，还有个评论。大抵功名迟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达。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这老少二字，也在年数上，论不得的。假如甘罗十二岁为丞相，十三岁上就死了，这十二岁之年，就是他发白齿落、背曲腰弯的时候了，后头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岁还在渭水钓鱼，遇了周文王以后，车载之，拜为师尚父，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钺为军师，佐武王伐纣，定了周家八百年基业，封于齐国。又教其子丁公治齐，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方死。你说八十岁一个老渔翁，谁知日后还有许多事业，日子正长哩！这等看将起来，那八十岁上还是他初束发、刚顶冠、做新郎、应童子试的时候，叫不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贵贱，那知去后的日长日短！见个少年富贵的奉承不暇，多了几年年纪磋跎不遇，就怠慢他，这是短见薄识之辈。譬如农家，也有早谷，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种收成得好？不见古人云：

东园桃李花，早发还先萎。

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

闲话休提。却说国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秀才，覆姓鲜于，名同，字大通。八岁时曾举神童，十一岁游庠，超增补廪。论他的才学，便是董仲舒、司马相如也不看在眼里，真个是胸藏万卷，笔扫千军。论他的志气，便像冯京、商辂连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里东西。真个是：足蹶风云，气冲牛斗。何

期才高而数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举，岁岁观场，不能得朱衣点额，黄榜标名。到三十岁上，循资该出贡了。他是个有才有志的人，贡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量穷秀才家，全亏学中年规这几两廩银，做个读书本钱。若出了学门，少了这项来路，又去坐监，反费盘缠。况且本省比监里又好中，算计不通。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那下首该贡的秀才，就来打话要他让贡，情愿将几十金酬谢。鲜于同又得了这个利息，自以为得计。第一遍是个情，第二遍是个例。人人要贡，个个争先。

鲜于同自三十岁上让贡起，一连让了八遍。到四十六岁，兀目沉埋于泮水之中，驰逐于青衿之队。也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怜他的，又有人劝他的。那笑他的他也不睬，怜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劝他的，他就勃然发怒起来，道：“你劝我就贡，止无过道俺年长，不能个科第了！却不知龙头属于老成，梁颢八十二岁中了状元，也替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争气。俺若情愿小就时，三十岁上就了，肯用力钻刺，少不得做个府佐县正，昧着心田做去，尽可荣身肥家。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谈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戴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不止于此，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是；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比及按院复命，参论的但是进士官，凭你叙得极贫极酷，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说到结本，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道：‘此一臣者，官箴虽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不够几年工夫，依旧做起。倘拼得些银子央要道挽回，不过对调个地方，全然没事。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悔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有这许多不平处，所以不中进士，再做不得官。俺宁可老儒终身，死去到阎王面前高声叫屈，还博个来世

出头，岂可屈身小就，终日受人懊恼，吃顺气丸度日！”遂吟诗一首，诗曰：

从来资格困朝绅，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凤歌诚恐殆，叶公龙好岂求真？

若还黄榜终无分，宁可青衿老此身。

铁砚磨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

汉时有个平津侯，覆姓公孙，名弘，五十岁读《春秋》，六十岁对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登第，人以为诗谶。此是后话。

却说鲜于同自吟了这八句诗，其志愈锐。怎奈时运不利，看看五十齐头，苏秦还是旧苏秦，不能够改换头面。再过几年，连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举年分，第一个拦场告考的就是他，讨了多少人的厌贱。到天顺六年，鲜于同五十七岁，鬓发都苍然了，兀自挤在后生家队里，谈文讲艺，娓娓不倦。那些后生见了他，或以为怪物，望而避之；或以为笑具，就而戏之。这都不在话下。

却说兴安县知县，姓蒯，名遇时，表字顺之，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氏。少年科甲，声价甚高。喜的是谈文讲艺，商古论今。只是有件毛病，爱少贱老，不肯一视同仁。见了后生英俊，加意奖借；若是年长老成的，视为朽物，口呼“先辈”，甚有戏侮之意。其年乡试届期，宗师行文，命县里录科。蒯知县将合县生员考试，弥封阅卷，自恃眼力，从公品第，黑暗里拔了一个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众秀才面前夸奖道：“本县拔得个首卷，其文大有吴越中气脉，必然连捷。通县秀才，皆莫能及。”众人拱手听命，却似汉皇筑坛拜将，正不知拜那一个有名的豪杰。比及拆号唱名，只见一人应声而去，从人丛中挤将上来，你道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须鬓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时样，蓝衫补孔重重绽。你也瞧，我也看，若还冠带像胡判。不枉夸，不枉赞，“先辈”今朝说嘴惯。休羡他，

莫自叹，少不得大家做老汉。不须营，不须干，序齿轮流做领案。

那案首不是别人，正是那五十七岁的怪物、笑具，名叫鲜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鲜于‘先辈’，又起用了。”连蒯公也自羞得满面通红，顿口无言。一时间看错文字，今日众人属目之地，如何番悔？忍着一肚子气，胡乱将试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个个都是少年英俊，还有些嗔中带喜。是日，蒯公发放诸生事毕，回衙闷闷不悦，不在话下。却说鲜于同少年时本是个名士，因淹滞了数年，虽然志不曾灰，却也是：

泽畔屈原吟独苦，洛阳季子面多惭。

今日出其不意，考个案首，也自觉有些兴头。到学道考试，未必爱他文字，亏了县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举，喜孜孜去赴省试。众朋友都在下处看经书，温后场。只有鲜于同平昔饱学，终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看见，都猜道：“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儿孙儿进场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闲自在。”若晓得他是科举的秀才，少不得要笑他几声。

日居月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试官进贡院。鲜于同观看之际，见兴安县蒯公，正征聘做《礼记》房考官。鲜于同自想，我与蒯公同经，他考过我案首，必然爱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谁知蒯公心里不然，他又是一个见识，道：“我取个少年门生，他后路悠远，官也多做几年，房师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师宿儒，取之无益。”又道：“我科考时不合错了眼，错取了鲜于‘先辈’，在众人前老大没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不又是一场笑话。我今阅卷，但是三场做得齐整的，多应是夙学之士，年纪长了，不要取他。只拣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愤愤的判语，那定是少年初学。虽然学问未充，养他一两科，年还不长，且脱了鲜于同这件干纪。”算计已定，如法阅卷，取了几个不整不齐，略略有些笔资的，大圈大点，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

到八月二十八日，主司同各经房在至公堂上拆号填榜。

《礼记》房首卷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覆姓鲜于，名同，习《礼记》，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笑具侥幸了。蒯公好生惊异。主司见蒯公有不乐之色，问其缘故。蒯公道：“那鲜于同年纪已老，恐置之魁列，无以压服后生，情愿把一卷换他。”主司指堂上匾额道：“此堂既名为‘至公堂’，岂可以老少而私爱憎乎？自古龙头属于老成，也好把天下读书人的志气鼓舞一番。”遂不肯更换，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无可奈何。正是：

饶君用尽千般力，命里安排动不得。

本心拣取少年郎，依旧取将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鲜于“先辈”，故此只拣不整齐的文字才中。那鲜于同是宿学之士，文字必然整齐，如何反投其机？原来鲜于同为八月初七日看蒯公入帘，自谓遇合十有八九。回归寓中多吃了几杯生酒，坏了脾胃，破腹起来。勉强进场，一头想文字，一头泄泻，泻得一丝两气，草草完篇。二场三场，仍复如此。十分才学，不曾用得一分出来，自谓万无中式之理。谁知蒯公到不要整齐文字，以此竟占了个高魁。也是命里否极泰来，颠之倒之，自然凑巧。那兴安县刚刚只中他一个举人。当日鹿鸣宴罢，众同年序齿，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见了门生，俱各欢喜，惟蒯公闷闷不悦。鲜于同感蒯公两番知遇之恩，愈加殷勤，蒯公愈加懒散。上京会试，只照常规，全无作兴加厚之意。明年鲜于同五十八岁，会试，又下第了。叩见蒯公，蒯公更无别语，只劝他选了官罢。鲜于同做了四十余年秀才，不肯做贡生官，今日才中得一年乡试，怎肯就举人职，回家读书，愈觉有兴。每闻里中秀才会文，他就袖了纸墨笔砚，捱入会中同做。凭众人耍他、笑他、嗔他、厌他，总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将众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归，以此为常。

光阴荏苒，不觉转眼三年，又当会试之期。鲜于同时年六十有一，年齿虽增，鬢髻依旧。在北京第二遍会试，在寓所得其一梦。梦见中了正魁，会试录上有名，下面却填做《诗经》，不是《礼记》。鲜于同本是个宿学之士，那一经不通？他功名心急，梦

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诗经》应试。事有凑巧，物有偶然。蒯知县为官清正，行取到京，钦授礼科给事中之职。其年又进会试经房。蒯公不知鲜于同改经之事，心中想道：“我两遍错了主意，取了那鲜于‘先辈’做了首卷，今番会试，他年纪一发长了。若《礼记》房里又中了他，这才是终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礼记》，改看了《诗经》卷子，那鲜于‘先辈’中与不中，都不干我事。”比及入帘阅卷，遂请看《诗经》房卷。蒯公又想道：“天下举子象鲜于‘先辈’的，谅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鲜于同，又中了别的老儿，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雳’。我晓得了，但凡老师宿儒，经旨必然十分透彻。后生家专工四书，经义必然不精。如今倒不要取四经整齐，但是有些笔资的，不妨题旨影响，这定是少年之辈了。”阅卷进呈。等到揭晓，《诗经》五房头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号看时，却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覆姓鲜于，名同，习《诗经》，刚刚又是那六十一岁的怪物、笑具！气得蒯遇时目瞪口呆，如槁木死灰模样。

早知富贵生成定，悔却从前枉用心。

蒯公又想道：“论起世上同名姓的尽多，只是桂林府兴安县却没有两个鲜于同，但他向来是《礼记》，不知何故又改了《诗经》，好生奇怪？”候其来谒，叩其改经之故。鲜于同将梦中所见说了一遍。蒯公叹息连声道：“真命进士，真命进士！”自此蒯公与鲜于同师生之谊，比前反觉厚了一分。殿试过了，鲜于同考在二甲头上，得选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局，替他气闷，他欣然自如。

却说蒯遇时在礼科衙门直言敢谏，因奏疏里面触突了大学士刘吉，被吉寻他罪过，下于诏狱。那时刑部官员，一个个奉承刘吉，欲将蒯公置之死地。却好天与其便，鲜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觑，所以蒯公不致吃亏。又替他纠合同年，在各衙门恳求方便，蒯公遂得从轻降处。蒯公自想道：“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阴。若不中得这个老门生，今日性命也难保。”乃往鲜于“先辈”寓所拜谢。鲜于同道：“门生受恩师三番知遇，今日

小小效劳，止可少答科举而已。天高地厚，未酬万一。”当日，师生二人欢饮而别。彼此不论蒯公在家在任，每年必遣人问候，或一次或两次，虽俸金微薄，表情而已。光阴荏苒，鲜于同只在部中迁转，不觉六年，应升知府。

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寻个好缺推他，鲜于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县有信至，蒯公的公子蒯敬共，与豪户查家争坟地疆界，嚷骂了一场。查家走失了个小厮，赖蒯公子打死，将人命事告官。蒯敬共无力对理，一径逃往云南父亲任所去了。官府疑蒯公子逃匿，人命真情，差人雪片下来提人，家属也监了几个，阖门惊惧。鲜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讨这地方。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既然自己情愿，有何不从？即将鲜于同推升台州府知府。

鲜于同到任三日，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门生，特讨此缺而来，替他解纷，必有偏向之情。先在衙门谣言放刁，鲜于同只推不闻。蒯家家属诉冤，鲜于同亦佯为不理。密差的当捕人访缉查家小厮，务在必获。约过两月有余，那小厮在杭州拿到。鲜于太守当堂申明，的系自逃，与蒯家无干。当将小厮责取查家领状。蒯氏家属，即行释放。期会一日，亲往坟所踏看疆界。查家见小厮已出，自知所讼理虚，恐结讼之日必然吃亏。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处说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愿把坟界相让讲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愿结冤家。鲜于太守准了和息，将查家薄加罚治，申详上司，两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无明镜，不怕民间有鬼奸。

鲜于太守乃写书信一通，差人往云南府回覆房师蒯公。蒯公大喜，想道：“树荆棘得刺，树桃李得荫，若不曾中得这个老门生，今日身家也难保。”遂写恳切谢启一通，遣儿子蒯敬共赍回，到府拜谢。鲜于同道：“下官暮年淹蹇，为世所弃。受尊公老师三番知遇，得掇科目，常恐身先沟壑，大德不报。今日恩兄被诬，理当暴白。下官因风吹火，小效区区，止可少酬老师乡试提拔之德，尚欠情多多也！”因为蒯公子经纪家事，劝他闭户读书，

自此无话。

鲜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声名大振，升在徽宁道做兵宪，累升河南廉使，勤于官职。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兀自有余，推升了浙江巡抚，鲜于同想道：“我六十一岁登第，且喜儒途淹蹇，仕途到顺溜，并不曾有风波。今官至抚台，恩荣极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负朝廷。今日急流勇退，理之当然。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报之未尽，此任正在房师地方，或可少效涓埃。”乃择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荣耀，自不必说。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时，蒯公也历任做到大参地位，因病目不能理事，致政在家。闻得鲜于“先辈”又做本省开府，乃领了十二岁孙儿，亲到杭州谒见。蒯公虽是房师，倒小于鲜于公二十余岁。今日蒯公致政在家，又有了目疾，龙钟可怜。鲜于公年已八旬，健如壮年，位至开府。可见发达不在于迟早，蒯公叹息了许多。正是：

松柏何须羨桃李，请君点检岁寒枝。

且说鲜于同到任以后，正拟遣人问候蒯公，闻说蒯参政到门，喜不自胜，倒屣而迎。直请到私宅，以师生礼相见。蒯公唤十二岁孙儿：“见了老公祖。”鲜于公问：“此位是老师何人？”蒯公道：“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犬子昔日难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载。今天幸福星又照吾省。老夫衰病，不久于世，犬子读书无成，只有此孙，名曰蒯悟，资性颇敏。特携来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鲜于公道：“门生年齿，已非仕途人物，正为师恩酬报未尽，所以强颜而来。今日承老师以令孙相托，此乃门生报德之会也。鄙思欲留令孙在蒯衙同小孙辈课业，未审老师放心否？”蒯公道：“若蒙老公祖教训，老夫死亦瞑目。”遂留两个书童服事蒯悟，在都抚衙内读书，蒯公自别去了。那蒯悟资性过人，文章日进。就是年之秋，学道按临，鲜于公力荐神童，进学补廪，依旧留在衙门中勤学。三年之后，学业已成。鲜于公道：“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报老师之恩矣。”乃将俸银三百两，赠与蒯悟为笔砚之资，亲送到台州仙居县。

适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鲜于公哭奠已毕。问：“老师临

终亦有何言？”蒯敬共道：“先父遗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爱少贱老，偶尔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后来许多年少的门生，贤愚不等，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气力。全亏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终看觑。我子孙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鲜于公呵呵大笑道：“下官今日三报师恩，正要天下人晓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处，不可爱少而贱老也！”说罢，作别回省。草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予告，驰驿还乡，优悠林下。每日训课儿孙之暇，同里中父老饮酒赋诗。后八年，长孙鲜于涵乡榜高魁，赴京会试，恰好仙居县蒯悟是年中举，也到京中。两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并在一寓读书。比及会试揭晓，同年进士，两家互相称贺。

鲜于同自五十七岁登科，六十一岁登甲，历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锡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了孙儿科第，直活到九十七岁，整整的四十年晚运。至今浙江人肯读书，不到六十七岁还不丢手，往往有晚达者。后人诗叹云：

利名何必苦奔忙，迟早须臾在上苍。

但学蟠桃能结果，三千余岁未为长。

第二十二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密中怨气，买臣担上书声。丈夫失意惹人轻，
总入荣华称庆。红日偶然阴翳，黄河尚有澄清。浮
云眼底总难凭，牢把脚跟立定。

这首《西江月》，大概说人穷通有时，固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自坠其志。唐朝甘露年间，有个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权压百僚，僮仆千数，日食万钱，说不尽荣华富贵。其府第厨房与一僧寺相邻。每日厨房中涤锅净碗之水，倾向沟中，其水从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偶见沟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观看，乃是上白米饭，王丞相厨下锅里碗里洗刷下来的。长老合掌念

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随口吟诗一首：

春时耕种夏时耘，粒粒颗颗费力勤。

春去细糠如剖玉，炊成香饭似堆银。

三餐饱食无余事，一口饥时可疗贫。

堪叹沟中狼藉贱，可怜天下有穷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工道人，將箬簍箬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于篩內，日色晒干，用磁缸收貯，且看几時滿得一缸。不够三四个月，其缸已滿。两年之内，共积得六大缸有余。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贵，万代奢华。谁知乐极生悲，一朝触犯了朝廷，阖门待勘，未知生死。其时宾客散尽，僮仆逃亡，仓廩尽为仇家所夺。王丞相至亲二十三口，米尽粮绝，担饥忍饿，啼哭之声，闻于邻寺。長老听得，心怀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牆可以相通。

長老將缸內所積飯干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吃罷，甚以為美，遣婢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釜洗碗之余，流出溝中，貧僧可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晒干，留為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乃濟了尊府之急。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听罢，叹道：“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败？今日之祸，必然不免。”其夜，遂服毒而死。当初富贵时节，怎知道有今日？正是：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履危机。此乃福过灾生，自取其咎。假如今人贫贱之时，那知日后富贵？即如荣华之日，岂信后来苦楚？

如今在下再说个先忧后乐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内中倘有胯下忍辱的韩信，妻不下机的苏秦，听在下说这段评话，各人回去硬挺着头颈过日，以待时来，不要先坠了志气。有诗四句：

秋风衰草定逢春，尺蠖泥中也会伸。

画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惊人。

话说国朝天顺年间，福建延平府将乐县，有个宦家，姓马，名万群，官拜吏科给事中。因论太监王振专权误国，削籍为民。

夫人早丧，单生一子，名曰马任，表字德称。十二岁游庠，聪明饱学。说起他聪明，就如颜子渊闻一知十；论起他饱学，就如虞世南五车腹笥。真个文章盖世，名誉过人！马给事爱惜如良金美玉，自不必言。

里中那些富家儿郎，一来为他是黄门的贵公子，二来道他经解之才，早晚飞黄腾达，无不争先奉承。其中更有两个人奉承得要紧，真个是：

冷中送暖，闲里寻忙。出外必称弟兄，使钱那问尔我。偶话店中酒美，请饮三杯；才夸妓馆容娇，代包一月。掇臀捧屁，犹云手有余香；随口踢痰，惟恐人先着脚。说不尽谄笑胁肩，只少个出妻献子。

一个叫黄胜，绰号黄病鬼；一个叫顾祥，绰号飞天炮仗。他两个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识丁，也顶上读书的虚名。把马德称做个大菩萨供养，扳他日后富贵往来，那马德称是忠厚君子，彼以礼来，此以礼往，见他殷勤，也遂与之交友。黄胜就把亲妹六姨，许与德称为婚。德称闻此女才貌双全，不胜之喜。但从小立个誓愿：

若要洞房花烛夜，必须金榜挂名时。

马给事见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强，所以年过二十，尚未完娶。

时值乡试之年，忽一日，黄胜、顾祥邀马德称，向书铺中去买书。见书铺隔壁有个算命店，牌上定道：

要知命好丑，只问张铁口。

马德称道：“此人名为铁口，必肯直言。”买完了书，就过间壁，与那张先生拱手道：“学生贱造，求救。”先生问了八字，将五行生克之数，五星虚实之理，推算了一回，说道：“尊官若不见怪，小子方敢直言。”马德称道：“君子问灾不问福，何须隐讳！”黄胜、顾祥两个在旁，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说出话来冲撞了公子。黄胜便道：“先生仔细看看，不要轻谈。”顾祥道：“此位是本县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发解，还是发魁？”先生道：

“小子只据理直讲，不知准否？贵造偏才归禄，父主峥嵘，论理必生于贵宦之家。”黄、顾二人拍手大笑，道：“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缠奎壁，文章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生，算得准，算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岁交这运不好，官煞重重，为祸不小。不但破家，亦防伤命。若过得三十一岁，后来倒有五十年荣华。只今怕一丈阔的水缺，双脚跳不过去。”黄胜就骂起来道：“放屁，那有这话！”顾祥伸出拳来道：“打这厮，打歪他的铁嘴！”马德称双手拦住，道：“命之理微，只说他算不准就罢了，何须计较。”黄、顾二人口中还不干净，却得马德称抵死劝回。那先生只求无事，也不想算命钱了。正是：

阿庾人人喜，直言个个嫌。

那时，连马德称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虽不深怪那先生，却也不信。谁知三场得意，榜上无名。自十五岁进场，到今二十一岁，三科不中。若论年纪还不多，只为进场屡次了，反觉不利。又过一年，刚刚二十二岁。马给事一个门生又参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寻马万群当初做有司时罪过，坐赃万两，着本处抚按追解。马万群本是个清官，闻知此信，一口气得病，数日身死。马德称哀戚尽礼，此心无穷。却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万两赃银交纳。此时只得变卖家产，但是有税契可查者，有司径自估价官卖。只有续置一个小小田庄，未曾起税，官府不知。马德称恃顾祥平昔至交，只说顾家产业，央他暂时承认。又有古董书籍等项约数百金，寄与黄胜家中去讫。

却说有司官将马给事家房产田业尽数变卖，未足其数，兀自吹毛求疵不已。马德称扶柩在坟堂屋内暂住。忽一日，顾祥遣人来言，府上余下田庄，官府已知，瞒不得了。马德称无可奈何，只得入官。后来闻得反是顾祥举首，一则恐后连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脸。德称知人情奸险，付之一笑。过了岁余，马德称往黄胜家，索取寄顿物件，连走数次，俱不相接。结末遣人送一封帖来。马德称拆开看时，没有书柬，止封帐目一纸。内开某月某日

某事用银若干，某该合认，某该独认。如此非一次，随将古董书籍等项估计扣除，不还一件。德称大怒，当了来人之面，将帐目扯碎，大骂一场：“这般狗彘之辈，再休相见！”从此亲事亦不题起。黄胜巴不得杜绝马家，正中其怀。正合着西汉冯公的四句，道是：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马德称在坟屋中守孝，弄得衣衫蓝缕，口食不周。“当初父亲存日，也曾周济过别人。今日自己遭困，却谁人周济我？”守坟的老王撺掇他把坟上树木倒卖与人，德称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几颗大柏树道：“这树不在冢旁，卖之无妨。”德称依允，讲定价钱，先倒一棵下来，中心都是虫蛀空的，不值钱了。再倒一棵，亦复如此。德称叹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两棵树只当烧柴，卖不多钱，不两日用完了。身边只剩得十二岁一个家生小厮，央老王作中，也卖与人，得银五两。这小厮过门之后，夜夜小遗起来，主人不要了，退还老王处，索取原价。德称不得已，情愿减退了二两身价卖了。好奇怪！第二遍去就不小遗了。这几夜小遗，分明是打落德称这二两银子，不在话下。

光阴似箭，看看服满。德称贫困之极，无门可告。想起有个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县知县也是父亲门生，不如去投奔他，两人之中，也有一遇。当下将几件什物家火，托老王卖充路费。浆洗了旧衣旧裳，收拾做一个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问那表叔，刚刚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随到德清县投那个知县时，又正遇这几日为钱粮事情，与上司争论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关门，无由通报。正是：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

德称两处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门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连日大西风，上水船寸步难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径往留都。且数留都那几个城门：

神策金川仪凤门，怀远清凉到石城，